

第二十章

天亮后，雨停了。南沙泄洪之后，钱王江的水位迅速下降。一切都像是回到最初。坐在地上的汪阿兴慢腾腾地站了起来。他的心好像滴着血。他呆滞地看着人群渐渐离开江堤，那好像是一个梦。他拧了一下自己的脸，然后朝着临时指挥所走去。江风将临时指挥部的屋顶掀翻了，半张地图被铁丝缠住了，在风中猎猎作响，好像一面残破的旗帜。人去楼空。他站在门前，回忆着发生的一切，所有喘息声和喊叫声都消失了。他无法原谅自己。他双手抱头，蹲了下来。

吱哑，吱哑。抬着担架的两个人，神情悲伤。跟随的丁玉洁流着泪，不时地扶一下担架上的方医生。她双目紧闭，脸苍白如纸，嘴角还有血丝。一只药箱放在她的身边，随着担架的晃动微微晃动。她的手还紧紧地拉着药箱的带子。到了临时指挥部前，丁玉洁哭了：“汪叔，方医生昏迷了。”汪阿兴看着昏迷中的方医生，大声道：“快走。”他接过担架，跑了起来。他一边跑着，一边听着丁玉洁断断续续地说着。方医生连续三天三夜都在江堤上奔波，经她包扎、简单治疗的伤员达 100 多人，他们有的是被石头硌伤的，有的是摔伤的，也有的累得吐血了。这是一场生命保卫战。他害怕方医生从此不再醒来。他很想跟她说：“你好好休息。”只需要这么一句话，她就会笑得灿烂。但是他却又害怕跟她说这么一句简单的话，令她误解。因为他说过，他们是革命同志关系。他无法也不敢面对爱人同志关系。

到了卫生院，汪阿兴的全身都湿透了。胡慧丽和县医疗支援队的赵医生看了方医生的情况，决定马上送县医院。在匆忙准备时，方医生醒了，坐了起来道：“我们胜利了？”汪阿兴点点头。“方姐，你躺着休息。”胡慧丽轻声说道，她手里拿着一杯水。方医生喝了水，又道：“玉洁呢？”胡慧丽便转头叫道：“玉洁，玉洁。”丁玉洁噙着泪进来。方医生看着她道：“玉洁，我们胜利了。”丁玉洁再也忍不住，哭了。

对于去县医院治疗，方医生当场就拒绝了。她的理由很简单，她想在卫生院休养，她在这儿心里踏实。她说话的时候特别平静，好像心里什么都明白了。胡慧丽再三劝她，可是她十分固执。胡慧丽拿她没办法，只得答应她。两人说了一会儿话，胡佳丽便来找胡慧丽了。胡慧丽只得硬着头皮去应付姐姐。她们已经吵过一架了，就在卫生院。当时，胡佳丽的态度很坚决，要拉着胡慧丽马上回城。胡慧丽表示眼前一大摊子工作，她根本就脱不了身。现在，她又多了一个理由，那就是方医生需要照顾。她知道姐姐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她一定有办法让姐姐答应自己的。

进了房间，胡佳丽就开始收拾胡慧丽的东西。她手里拿着一只帆布包，什么笔记本、衣服、毛巾一股脑儿往包里放。“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“你不是工作忙吗？我替你收拾好，然后我们就一道走了，”胡佳丽头也不抬道，“你姐夫也说了，一块儿回去。”胡慧丽上前夺下胡佳丽手里的包，大声道：“姐，方医生病了。”“那把她也带上。我跟章院长也说过，想办法调其他医生来，你放心，卫生院不会关门的，”胡佳丽坐了下来，指着包道，“拿来。”胡慧丽将手中的帆布包往床底下一塞，低头不语。

仿佛回到了多年前，胡佳丽的眼睛湿润了。梳着两条辫子的胡慧丽从学校门口出来，也是这个样子。她低着头，手里拿着书包。她要去北京。县一中的教学秩序开始乱了，学生们将书包扔了，然后成群结队要去北京。火车站人山人海。她害怕胡慧丽从

她的眼前消失，她几乎每天都守在学校门口。她感到欣慰的是胡慧丽不想扔掉书包。在晚上，她也会半夜惊醒，然后去房间看着她。外面，偶尔的枪声传来，她几乎就要崩溃了。然而胡慧丽好像并不害怕枪声，从梦中醒来的她只是站在窗前发呆，用手指在窗玻璃上画着圈……胡佳丽擦了擦眼睛，站了起来道：“慧丽，不是姐不讲道理，而是姐认为，你在县医院会更好一些，章院长也几次三番跟我说你必须回去。”她走上前，轻轻地抚摸着胡慧丽的头发。胡慧丽抬头道：“姐，我不能现在就离开方医生，她、她的日子不多了。”胡佳丽愣了一下，然后道：“确诊了？”胡慧丽点点头：“县医院的赵医生就是方医生的主治医生，她把情况都跟我说了。”“是个苦命人，”胡佳丽流着泪道，“慧丽，我知道你的性格，方医生如果……你，你肯定不会回来了。现在你觉得是感情上不能离开，到时候你又会觉得是责任上不能离开。”胡佳丽看着窗外，天空正在变得明朗。她站了起来，走到门口道：“我给你一个月时间的考虑，到时不管你怎么想，我就是绑，也会绑着你回去的。”她走了。

胡慧丽看着桌上的一些饼干和糖果，落泪了。她走到院门口时，发现卡车走了。丁玉洁惊恐地跑了过来：“胡医生，方医生吐血了。”两人急匆匆到了床前，方医生刚好擦了嘴角，她装着若无其事地道：“不要紧，喝点水就行。”看着白铁皮桶里的带血纸团，胡慧丽上前握着她的手道：“方姐，我必须跟你认认真真地谈一谈。”“你还是想让我去县医院？我说过了，我不去了，”方医生看了一眼门口的丁玉洁道，“玉洁，你过来。”丁玉洁走到了床前，默默地流泪。“玉洁，你是个好姑娘，感谢你当我的助手，好好读书，将来如果有机会，就跟慧丽一样当个好医生，”方医生咳嗽了一声，又道，“玉洁，你回家去吧。”“我不走，我陪着你。”丁玉洁哭着道。“玉洁，听话，你是个好孩子，”方医生说道，“我要跟慧丽说个事。”丁玉洁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

胡慧丽将窗户打开，然后又倒了一杯水，递给方医生。方医生

微笑着看着她：“慧丽，你知道吗？从我第一次看到你时，我就觉得我们会成为好姐妹。这是直觉。我相信直觉。”胡慧丽笑了。“我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，皱着眉，像个挑剔的老师傅，这不对，那不对的，我当时心里又气又急。可是后来我明白了，你说的都是对的。只是我们卫生院的条件差，去年冬天，我看你冷得直哆嗦，我心里就内疚，恨不得变一个火炉出来。”胡慧丽笑着道：“方姐，宁和的冬天可真冷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汪书记来我们卫生院，他也是这么说的，他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煤饼炉。我们围着煤饼炉烘手。你还差点一氧化碳中毒。要不是我来得及时，马上开窗通风，你准迷迷糊糊睡过去了。”方医生神色黯然。胡慧丽意识到自己在此时竟然不合时宜地提到了汪阿兴，她无比后悔。“是啊，他还说方医生，欢迎你们以后去我们楼山走一走。慧丽，我一直有个想法，想去楼山走一走，你、你能陪我去吗？”胡慧丽愣住了，好一会儿道：“好。”“我听说楼山公社有一座山，有过美丽的传说。传说有一位仙人曾经在那儿居住，他看到民间百姓生活疾苦，瘟疫遍地，他将他的药葫芦撒在了山上，从此，此山成了百药山。百姓得病后，就去山上采草药，也真灵，吃一口就好了。”胡慧丽想了想道：“方姐，你想什么时候去？”“三天以后，”方医生道，“刚刚泄洪，这两天还会有伤员来卫生院的。”

咣当一声，高成天用力地推开门，一脸痛苦道：“我都听见了，你要去楼山。都到这时候了，你心里还记着他。我、我跟他没完。”他跑了。他心里的怒火累积着，因为泄洪的事，已经积了一肚子的火气。大家拼死拼活，不就是为了保住江堤吗？最后却还是在宁和南沙泄了洪，这岂不是笑话？虽然，他也听说泄洪不是汪阿兴下的命令，可是他是宁和公社书记，他怎么就不想想办法呢？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宁和。他为了保住他的公社书记，就把大家给出卖了。他回忆着赵刚强带人走之前的话：“他娘的，早知道是这么一个结果，老子就不来了。走！”是啊，不仅仅是宁和人，就连赵刚强都跟

汪阿兴反目了，看来，他在宁和真的是混不下去了。

汪阿兴独自站在公社楼前。他心里清楚，当他一跨进这幢楼里，迎接他的将是鄙视的目光，因为从南沙回来的张文化见了他都没给好脸色。他仿佛看到许多目光从窗玻璃里射出来，在他身上叮着咬着。他咬了咬牙，走了进去。在走廊上，他遇到了刘振涛。他从三平大队回来了，他看了汪阿兴一眼，顾自走了。汪阿兴拿出钥匙，准备开门，却发现门上用粉笔画着一个“×”。他无语地开了门，地上有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叛徒。他将纸捡了起来，放在了桌子上。窗玻璃上破了一个洞，一块小石子在窗台边，跟碎玻璃混在一起。他将小石子拿起的时候，手指不小心被碎玻璃割了一下，流血了。他吮着手指，转身，发现脸无表情的老铁头站在门口。

老铁头走了进来，将一份材料放到了桌子上，然后转身走了。汪阿兴拿起材料一看：我们坚决要求处理汪阿兴。他粗略地看了一下内容，在第二页上发现有许多人的签名，老铁头和张文化也都签了名。他痛苦地闭上眼睛。从这一天开始，他汪阿兴就是宁和的罪人了。在这份材料里，就有这么一句话。他心里明白，老铁头给了他一份，另一份一模一样的材料将被寄送到县里。老铁头之所以将材料给他一份，无非是让他主动离开，这样至少还留有一些尊严。他将材料放进抽屉，然后去提水瓶，发现是空的。他这时候才想起，以前，管仓库的老陈总会在他办公室门外放着灌满水的水瓶。他想着老陈那有些衰老的脸上，现在肯定跟别人一样，冷冷的，像是结霜了。他拿着空水瓶去了食堂。食堂的门关着，而且上了锁。没有人，一个人都没有。

他提着空水瓶回来的时候，经过了老铁头的办公室，门虚掩着，他正在打电话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走了。他看着空杯子，心想要不要去老铁头办公室倒一杯水。但是，他也有自己的尊严。当他将碎玻璃清理干净的时候，高成天进来了。他拖过办公桌对面的

一张凳子，一屁股坐下，双腿搁在了办公桌上。这是挑衅。汪阿兴看着高成天的鞋底，他只要往前凑一凑，脸就会与鞋底触碰在一起。而他身子往后仰，则会碰到墙。他被逼到了墙角。高成天掏出烟，点着后，顾自抽着烟。他将烟灰掸到了桌子上。汪阿兴只要一站起来，说一个字，他就会扑过来。此时，门外传来窃窃私语声。他们都想看热闹，仿佛等待着传来惊天动地的巨响。汪阿兴感到一阵悲凉。他之前所有的努力都被泄洪这件事给瓦解了。甚至，现在的境况比他刚来宁和公社报到时还不如。

高成天好像被门外的窃窃私语声激发了斗志，他脱掉鞋子，将臭烘烘的双脚搁在了桌子上。他的脚底有老茧，黄黄的一层，气味令人作呕，好像这一双脚刚从茅厕里提上来似的。汪阿兴突然拉开抽屉，取出了一个笔记本，取出其中一张折叠着的报纸，摊了开来。他用杯子压在报纸中央。然后，他站在了窗前，开了窗。风吹起了报纸的边缘，它们一次一次地拍打着高成天的脚底。高成天一把扯过报纸，撕成两半，他想扔向汪阿兴的时候，愣住了。上面有一张大人物的照片，被他撕成了两半。他吓得赶紧站好，恭恭敬敬地将报纸展平。他害怕了。他听说过有个公社的一个社员因为将一张旧报纸在茅坑里擦屁股，被人举报，后来被押走了。

这时，张文化走了进来。他对门外的这些人有些厌恶，他想进来把门关上，却发现高成天站在桌子前，对着撕成两半的报纸手足无措，脸上的汗水流淌着。他看了一眼道：“高队长，你撕报纸干吗？”这好像是一个暗号，立刻，门外的几个人都进来了。他们看着报纸，然后都不吭声了。高成天结巴道：“我，我不知道报纸上有……”他额头上的汗珠掉了下来。张文化看了一眼站在窗边背对着门看风景的汪阿兴，心里暗笑，高成天本想来羞辱汪阿兴，结果却被汪阿兴摆了一道，要解围也只有汪阿兴了。“高队长，这件事……”有人道。高成天全身都汗湿了，他不停地擦着额头的汗水。张文化走到他身边，用肘部轻轻地撞了他一下。高成天看着

他，一脸慌张。张文化使了一下眼色，然后走了。高成天明白了，他走到汪阿兴身边道：“汪大麻子，不，汪书记。”汪阿兴转过身来，看着他的一双脚。高成天慌忙地穿上鞋，站得笔直。汪阿兴走到了桌前，拉开抽屉，取出了一个糍糊瓶，蘸着点糍糊，将撕成两半的报纸粘上，然后压平，然后看着高成天。高成天傻眼了，懊恼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，垂头丧气地走了。另外几人也走了。

汪阿兴静静地坐着。高成天的这一次败下阵来，足以说明他汪阿兴不是泥捏的菩萨。他推开老铁头的办公室，一脸平静地坐了下来。两人隔着一张办公桌，一声不吭。好久，老铁头终于开口说话了：“一场灾难结束了，另一场灾难开始了。”他将一张电话记录递给了汪阿兴。纸上写着：因为县里经过物资点验后，发现有两车粮食和一车其他物资发往宁和，均没有正常手续，县里将成立调查组来宁和调查，查证属实，将从重处理。汪阿兴站了起来，走向门外。“我已经让小张去叫胡医生了，”老铁头说道，“前有黄有财之事，王宝年这一次肯定会一竿子到底。”老铁头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另外，还有一件事。你知道胡慧丽的另一个身份吗？”“什么身份？”汪阿兴略有些沙哑地道。他发现老铁头说这话时，脸上呈现一种喜色，好像一个猎人捕捉了好猎物一样。“我调查了她的背景。她是张建设的小姨子。”“什么？”汪阿兴大吃一惊，他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。其实，从胡慧丽要来一车粮食开始，他就应该有所警觉，整整一车粮食，不是一般人办得到的。但他却认为这是她姐姐的好心之举。她的姐姐是张建设的爱人，所以她才有如此之大的能量。

老铁头走到窗前，抚摸着窗玻璃道：“你的窗玻璃是谁打破的？”“我不关心这个问题。”汪阿兴道。“是我，”老铁头道，“如果我不当着众人的面，打破你的窗玻璃，那么，我跟你一样，将无话可说。我这是为了自保。”“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你可以一直隐

瞒下去的，”汪阿兴道，“老铁头，有时候我真不明白你，你总是在变化，而且变化得太快。”老铁头笑了一声道：“那是因为我尝受过那种滋味，我知道在危险来临之前，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。”他眼前仿佛出现了几年前的自己，心情郁闷，一声不吭，走路都避着人。汪阿兴看了一眼被碎玻璃割破的食指，走了。

胡慧丽骑着车到了公社前，感觉气氛有些不一样，静悄悄的，像是一个人都没有。她皱了一下眉，走了进去。她在老铁头办公室里坐了下来。老铁头微笑着，脸上有一种稳操胜券的神情。“什么事，这么急叫我来？”胡慧丽有些埋怨地说道，“方姐需要有人照顾。”“给。”老铁头将电话记录纸递给胡慧丽。“怎么了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”胡慧丽说道，“就这事？”“胡医生，我想跟你谈的是另外一件事，”老铁头将门关上，然后又道，“我查了你的情况，你不仅是县医院的骨干医生，你姐姐还是张建设同志的爱人。”胡慧丽霍地站了起来。“胡医生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请你跟张书记打个招呼，我想调离宁和。现在的宁和真成了一地鸡毛，”老铁头说道，“我可以去别的公社，也可以去县城。”胡慧丽摇摇头：“我没有这个本事。我姐夫有三大纪律，在家从不说工作上的事。”老铁头有一会儿的沉默。胡慧丽站了起来道：“但是，我会跟我姐说说，只能是说说。”“谢谢，谢谢。”老铁头激动了。他送胡慧丽下楼时，遇到了刘振涛。刘振涛像个没头苍蝇一样走来走去，嘴里喃喃自语。

胡慧丽骑车走了。老铁头转身欲走，发现刘振涛站在他身后。他吓了一跳道：“老刘，你干吗？”刘振涛双手抱头道：“我脑子里有个人想打我。”“谁？”老铁头道，刘振涛的病复发了。刘振涛双手抱头走了。老铁头突然想到，他忘了一件事。他急匆匆上楼，走进汪阿兴办公室。汪阿兴站在窗前，抽着烟。“我忘了告诉你，胡医生来过了，”他辩解道，“我将情况跟她说了。她好像并不在乎。”汪阿兴是看着胡慧丽来的，也是看着胡慧丽走的。但是，老铁头居然没有将胡慧丽带到他这儿，而是自作主张地谈话。这意味着，如果调

查组下来，责任由老铁头承担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那么，他为什么要越俎代庖？汪阿兴心里倒是很平静的，委屈与误解都不是什么事儿。他扛得住。

老铁头心里无比后悔，他为自己的这一疏漏感到极为不满。从南沙泄洪一开始，他就知道接下来事情将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，每一步似乎都对他有利，汪阿兴的威信将因此而一落千丈。人们总是这样，他们不会埋怨难以见着的人，比如在县里的张建设，总是愿意埋怨身边的人，就是汪阿兴。汪阿兴将承担因张建设作出决定后的所有不满与愤恨，乃至咒骂。依他的判断，汪阿兴会调离宁和公社，他极有可能顶上去。但他一定不能顶上去，因为他一旦顶上去，他将面临一种困境。人们将会把他与汪阿兴对比，会发现汪阿兴其实更适合当这个书记。他要求调离。宁和公社书记不好当，只会越来越不好当。他调离了，与汪阿兴就不会成为仇敌。他太知道人的沉浮了，人自己是掌控不了的，就像漂在河上的一片树叶，它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儿。说不定哪一天汪阿兴又会东山再起。他很聪明地运用了胡慧丽这步棋。胡慧丽的能量之大超出了他的想象，当她对这些事表示不在乎的时候，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极大的依赖感。如果说之前他心里的把握只有六成的话，那么现在至少有八成了。他太了解王宝年了，当这件事最后涉及张建设时，他在掂量之后，马上会改变原来的坚持。“要不要我去一趟，再请胡医生过来。”他说道。这是唯一补救的方法了。“不用了，”汪阿兴道，“两车粮食和一车物资都已经发下去了。这样，你打个报告，跟县里说清楚，在下一批供应给我们宁和的物资总量上减一些。”老铁头愣住了，说道：“这不是不打自招吗？全县都知道我们要物资那是出了名的，主动要求减量，这会闹成笑话。”“闹成笑话，总比违反规定好，笑话笑一笑就过去，可违反规定却使我们以后的工作非常被动，”汪阿兴道，“要走大道，不要走小路。我有责任，我以前只知道讨，什么都讨，其实要分清大讨和小讨。”

老铁头走后，汪阿兴陷入沉思。他心里是十分着急的。物资供应这件事涉及了胡慧丽、胡佳丽，他很明白，张建设肯定不知道。如果最后将真相摆到了张建设面前，他怎么办？他寄希望于通过这种物资供应总量减一些的方式，实现迂回地置换，从而减轻胡慧丽和胡佳丽的责任。他不能毁了一名年轻医生的大好前程。他从老铁头的言语里感到老铁头并没有这样的认识高度，这是很要命的。现在的老铁头俨然又变成了以前跟他较量时的老铁头，他的自作聪明极有可能会把事情办砸。

刘振涛被张文化打了。当汪阿兴赶到值班室时，发现电话机也被砸了。刘振涛坐在地上，擦着嘴角的血道：“我要打电话。我要离开宁和。”张文化铁青着脸，一声不吭。他的胳膊上被刘振涛咬了一口。汪阿兴将门关上，然后对刘振涛道：“老刘，打什么电话？”“我要离开宁和，”刘振涛道，“我再待在宁和会被淹死的，我脑子里的这个人跟我说的。”他指了指他的脑门。汪阿兴将他扶了起来，然后道：“不要害怕。”“不，我害怕。”刘振涛抱住汪阿兴，他的身体缩了起来。汪阿兴轻轻地拍着他的肩，令他平静下来。刘振涛走后，张文化进来了。“为什么动手？”汪阿兴道。“我在接电话，他跑进来抢电话，我不让，他就砸了电话机。还咬了我，”张文化想了想又道，“老铁头说，他的病复发了。”汪阿兴走到张文化身边：“小张，你也回去吧。”“我问你，为什么要泄洪？我在南沙哭了。王班长他们要爆破时，我苦苦哀求。当爆破声响起的那一刻，我的心都碎了。”张文化流泪了。“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，只是，代价各不相同。小张，有些事你不会明白的，”汪阿兴道，“你将来就会明白了。”“我明白，你最后顶不了张书记的压力，你屈服了，你背叛了，”张文化怒声道，“在我心里，你以前永远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可是，你最后还是变成了软蛋。你对得起我们宁和人民吗？你是在我们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。”张文化蹲下身子，哭了。汪阿兴将他拉了起来，替他擦去泪水，然后道：“小张，回去吧。”他看着张文化关上

门。他蹲了下来，站在窗前大把大把地流泪。他擦了擦眼睛，竭力使自己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。他知道，现在的公社干部们需要激励，他们仿佛坠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土坑，他们的内心跟他一样在挣扎。他要带着他们重新站起来，昂着头，挺直腰。他这么想着，开了门，大步地走向会议室。

在这次特别的会议上，大家都说着自己的心情，议论纷纷。汪阿兴一声不吭地听着。老铁头发言的时候，大家安静了。他跟大家一样，先是说了自己的心情，沉重与悲伤，尤其是看到信号弹在空中闪亮的那会儿，他差点晕了过去。他抹着眼泪。后来他说道：“这件事过去了，我想我们要的结果有时候并不一定要得到。”他说话时，瞟了一眼身边的汪阿兴，想了想又说道：“我也听到了一些话，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怪罪某个人，毕竟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上级，我们有时候必须按照指示办。我的话说完了。”汪阿兴站了起来，深深地一鞠躬，然后说道：“同志们，我汪阿兴对不起大家了。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说，南沙泄洪，是在综合方方面面情况与困难之后，才作出的决定。这个决定的确对我们宁和损害很大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当生命与地方利益这两件事同时摆在你面前时，你会选择什么？我选择了生命。因为生命最宝贵。海平县人民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一样，他们也长年遭受钱王江的欺凌。更何况，我们还欠着宁和 41 条人命。同志们，我汪阿兴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们心中很清楚，我身上有许多毛病，有一些毛病是来宁和公社之后滋生出来的，我们宁和穷，我们宁和苦，我们宁和让人瞧不起，唉，我心急啊，我恨不得一夜之间，让我们宁和变得人人天天有肉吃，钱王江变得老老实实，我们宁和人走到哪，哪儿的人都朝我们竖大拇指。可是有些事是急不得的，一急就容易出错……”身边的老铁头坐不住了，他觉得好像一瞬间汪阿兴就变成了另一个人。他怀疑地看着说话的汪阿兴，摸了一下自己的额头，发现居然出汗了。他站了起来，离开了会议室。他在走廊上发了一会儿呆。他想这是怎么

了？他不得不为汪阿兴强大的适应力而征服。这个人，真的不是普通人，他身上天生有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力量。张文化跑过来，紧紧地抱着汪阿兴，痛哭着。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泪水。他们全部像是突然复活了。他站了起来，发现自己居然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他坐下，他很后悔自己刚才讲完话之后为什么不离开一下。“老铁头，汪书记的话说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我们理解他。”张文化抹着泪水道。“好，好，好。”老铁头机械地点头道。“老铁头，我提议，我们所有的公社干部去一趟南沙。”汪阿兴道。“好，好，好。”老铁头道，他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漩涡。

汪阿兴去卫生院是因为张文化跟他说了一件事。张文化只说了一半，他说方医生有点事。坐在椅子上，膝盖上盖着一条毯子的方医生见了他显得有些意外，她说道：“汪书记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汪阿兴心想难道是张文化骗他的。他支吾了一下道：“我，我来看看你。”方医生闭上了眼睛，像是在思考接下去说点什么，当她睁开眼时，发现胡慧丽站在门口。“汪书记，你来了，某人就开心多了。”胡慧丽笑了一下，走到方医生跟前，然后道：“汪书记，我听说我们萧金县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有一座山，山上有着神奇的草药，而且……”“百药山，”汪阿兴脱口而出道，“我们楼山有一座百药山。”“汪书记，我跟方姐想去看一看这座山。”汪阿兴看了一眼方医生，发现她一脸通红，心里便也明白了几分，便说道：“我打电话跟赵刚强说，他会带你们去。”“你不去？”胡慧丽道，“你不能休息一天？”“我要带大家去南沙。我们要对南沙作一个全面性的损失评估。”汪阿兴道。“汪书记工作忙，慧丽，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了，”方医生道，“麻烦汪书记跟赵刚强同志联系一下。”汪阿兴走出卫生院，胡慧丽追了上来。她告诉汪阿兴，其实让他来卫生院是她的主意，而去楼山走一趟则是方医生的心愿。汪阿兴有些为难。胡慧丽见他这个样子，便有些失望。汪阿兴低头走了。胡慧丽心里十分矛盾，她本来想把老铁头跟她谈的事说出来，可是，她又担心因

此而伤害老铁头。她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想起该去红旗大队看老倪了。

方医生并没有多问什么，而是突然跟胡慧丽说了一句话：“慧丽，待我从楼山回来，我想去县医院治疗。”胡慧丽欢喜道：“好啊。方姐，我现在去红旗大队了。”她推着车走了。方医生将膝盖上的毯子放在一边，站了起来。她在院子里来回走着。她要活下去。她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。只有活下去，才有希望。她固执地认为，这一次汪阿兴来卫生院看她是因为心中有她，他的害羞他的脸红他的支吾都在传递这个信息。人都是会变的。或许，他会突然爱上她。她全身都在发烫。她用手指轻轻地梳理了前额的刘海，然后俯下身子看着院子里的大缸，水面就是镜子。虽然有些模糊，但她看到了自己的憔悴。她直起身子的时候，咳嗽了一声，吐出了一口血。她黯然神伤。她用随身口袋里的手帕擦了擦嘴角。不，她不会这么快就死掉的。老天不会这么无情地对待她。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。她小心翼翼、安安静静地生活在这个孤独的卫生院。她热爱这份工作。对，只有工作，只有工作才能让她精神起来。她快步走向治疗室，拿起了那只陪伴她多年的药箱。药箱里放着一把木梳子。这把木梳子曾经为无数个病人梳过头发，无论老人，还是年轻人，或者孩子。她给病人梳着头发的时候，她觉得他们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。她轻轻地抚摸着木梳子，然后自己梳了头。

她的自行车依旧光滑锃亮。她知道是胡慧丽擦拭的。她推着车，离开了卫生院。她骑上车的时候，感觉身体像是失去了平衡，有那么一会儿，她有点儿头晕目眩。她轻咬了一下舌尖，朝着光明大队的方向骑去。然而，她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高成天。高成天跳下车，着急道：“方医生，你是个病人。”方医生告诉他自己要去巡诊。高成天表示他一路护送。他的热情令方医生无法拒绝。到了光明大队村口，方医生道：“高队长，谢谢你，你回去吧。”高成天

笑着道：“我等你。”方医生摇摇头，顾自走了。当方医生从病人家离开时，已是傍晚。在村口，她刚想上车，却传来了高成天的声音：“你回来了。”高成天狠狠地吸了一口嘴里的香烟，然后急忙上前道：“累不累？”“你怎么还在这儿？”方医生吃惊道。“我一直在等你，”高成天道，“天就黑了，怕你摔沟里去。”方医生听了，不语。一直到了卫生院门口，方医生终于说道：“谢谢。”高成天显得特别高兴，飞快地骑车走了。

晚上，胡慧丽告诉她，去楼山走一趟的事说定了。赵刚强明天就会来接她们。方医生显得心事重重地应了一声，就躺下睡了。她有些疲倦。这令她感到不安，但她认为这是由于抢险的那几天太累的缘故，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。她坐了起来，吃了点药，重新躺着。她没想到高成天会在村口一直等着自己。其实，现在的她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女人。如果不是汪阿兴，她冰封的心早就结上厚厚的冰了，是他融化了她。现在，高成天仿佛就像是冰面上的一把火。她有一点儿犹豫，就像谈恋爱的姑娘拥有自己的心事一样。有那么一会儿，她想起了多年前死去的未婚夫，他躺在地上，血流淌着。她痛哭。她觉得世界就在眼前成了一片黑暗。她病了半年才慢慢恢复过来。这些年来，不是没有热心人给她作过介绍，那些她没有见过的对象职业各不相同，有县医院的医生、县农业局的干部、周边公社的公社干部，等等。她一概没有见面。从她的未婚夫死去的那一天开始，她的心就死了。她闭上了眼睛，听着自己的呼吸，略微有一些杂声。她的病根就在肺里。她用手摸自己的胸部，手指停了下来。她的身体很丰满。她还是一个处女。她抚摸着自己的身体，一遍又一遍，仿佛置身于澡堂。她感到心跳加速。她拉亮了灯，坐了起来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她为自己刚才的行为而感到羞耻。

胡慧丽推开门，轻轻地走到床前。阳光透过窗玻璃落在了写字桌上，上面摆着一面小镜子。镜子的旁边是几根牛皮筋。墙上

挂着一件粉红色的外套。床上躺着的人发出轻微的呼吸声。她转身离去，刚想关门，床上的人醒了：“慧丽。”方医生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将床上的被子和毯子轻轻地揭开，然后下床，从床底下拖出一双新皮鞋。她像是换了一个人。胡慧丽看得愣住了，好久才说道：“方姐，你真好看。”方医生微微红了一下脸，然后指着红色外套道：“这件衣服压在箱底好多年了。这双皮鞋也是。”她指了指墙角的那只红色木箱子。胡慧丽以前看到过这只箱子，上了锁的。“是当年做的，准备当嫁妆，可惜后来没有派上用场，”方医生道，“拖拉机来了吗？”胡慧丽点点头。

她们到达楼山公社时，发现赵刚强和阿扁在楼前等她们。赵刚强大步上前，笑着道：“两位医生来了，太高兴了。”她们在赵刚强的办公室里喝水，稍作休息。方医生突然道：“这个办公室以前是汪书记的吗？”“是啊，是汪大哥的办公室，我基本没有动，桌子和椅子都是他用过的。”赵刚强道。方医生站了起来，在办公室里轻轻地走着。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墙壁。白色的墙壁已经失去了本色，略微带着黄色。几道可见的细小裂缝在墙上扭曲着，仿佛手臂上的神经。窗台上，木质窗棂油漆掉了许多，裸露部分黑乎乎的。赵刚强吃惊地看着方医生。胡慧丽朝他使了个眼色，他才将嘴巴闭上。方医生走到窗前，看着窗外，发现远山如同在空中的图画，若隐若现。而窗外的几棵水杉树却长得很高大。她盯着水杉树，发现它们笔直笔直。“哦，方医生，这几棵水杉还是汪大哥种的，”赵刚强道，“这树长得特别快，汪大哥说，待这些树长到我跟他两人合抱的时候，他就可以退休了。”方医生点点头，然后道：“我们去百药山。”

在山脚下，望着这座山。胡慧丽有些担忧，怕方医生的体力不支，便犹豫道：“赵书记，这山高吗？”“海拔 608 米，”赵刚强道，“山道比较难走。”胡慧丽走到方医生跟前道：“方姐，要不，我们就在山下看一看？”“我一定要爬上山去，”方医生道，“我们走吧。”为了预

防不测，赵刚强叫阿扁马上去准备一副担架，再叫四个民兵来。方医生一步一步地向上走着。这山道崎岖，路边的灌木丛里，不时可见腐烂的树叶。胡慧丽紧紧地跟在她的身后。前面带路的赵刚强则拔下腰间的柴刀，不时地砍掉一些拦路的藤条。到了半山腰，方医生明显体力不支，她的呼吸一阵重似一阵，像抽风箱似的。赵刚强建议休息一下。

三人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休息，胡慧丽将随身的军用水壶递给方医生，方医生喝了几口水。胡慧丽接过水壶刚想喝，方医生道：“慧丽，你喝赵书记的水壶。”胡慧丽明白她这么做，为的是避免将病菌传染给自己。她们都是医生，对这些特别敏感。赵刚强利索地递上水壶道：“胡医生，给。我们山里人上山不喝水。”方医生苍白的脸渐渐恢复到本色，她指着山下道：“赵书记，汪书记的家在哪个方向？”赵刚强站了起来，辨了辨方向道：“这儿看不到，在山顶上才可以看到。”方医生站了起来道：“走，继续往上。”她一阵头晕目眩，身体摇晃起来。胡慧丽猛一下子抱住她道：“方姐，方姐。”方医生吐出一口血后就昏迷了。流着泪的胡慧丽抱着她，叫道：“方姐，方姐……”

阿扁带着一副担架和四名民兵上来了。这时候的方医生也醒来了，她声音微弱地道：“慧丽，我要去山顶。”她的目光里流露着渴望。胡慧丽点点头。赵刚强叫道：“上担架。”几人合力将方医生放在担架上。他们继续向上。一路上，山路更加崎岖。他们艰难地攀爬着，方医生看着天空与树木，偶尔的飞鸟。她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。胡慧丽心急如焚。

终于到达平坦的山顶。四周都是灌木丛，一只野兔惊惶地窜逃了。担架上的方医生轻声道：“放我下来。”胡慧丽扶着她。“赵书记，他的家在哪个方向？”赵刚强指着南方道：“那。”远远地望去，在一座山的山脚下，有一个小小的村庄。方医生久久地看着这个小村庄，脸上有了微笑。她仿佛看到了汪阿兴就站在村口，静静地

看着她。“我看到了，”方医生道，“我看到了。”胡慧丽的泪水涌了出来。赵刚强则有些悲伤，他全然猜测到了。阿扁蹲着，一声不吭。“我要带一把泥土和一株草药回去。”方医生道。赵刚强听了，马上道：“阿扁，马上找。”阿扁利索地找了一株草药，然后挖了一抔泥。赵刚强砍了一棵毛竹，做了一个竹筒，将泥土装了进去。

下山时，担架上的方医生左边放着一株草药，右边放着一竹筒土。她紧紧地护着它们，好像这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到了山脚下，方医生再次昏迷过去。胡慧丽见了，便同赵刚强商量，直接送县医院。阿扁则抹着泪水。赵刚强感慨地说道：“难道这真的是命吗？”胡慧丽一言不发。不一会儿，拖拉机直奔县城而去。一路上，胡慧丽紧紧地抱着方医生，好像一松手，就会永远失去她。